

食物的表情

□ 马亚伟

每年过年时,家里都要蒸大馒头。母亲把馒头做成各种花样,圆形,花形,鱼形,刺猬形……各种各样的馒头蒸出来,冒着腾腾的热气,看上去一派喜气洋洋。母亲在圆馒头上点上红点,花形馒头上用红枣来点缀,鱼形馒头上用黑枣当眼睛。

经过母亲的一番打扮,这些馒头个个表情生动。圆馒头像胖娃娃一样眉开眼笑,花形馒头像花朵绽放一样灿烂生辉,鱼形馒头真的就是一条头尾灵活的大鱼。每当这样的時候,我总是冲着这些馒头笑——我觉得它们是有表情的,它们也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,所以那么欢喜。过年蒸馒头,对家庭主妇来说就是一种隆重的仪式。她们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五谷丰登的欣喜,以及对美满生活的期盼。

当食物被珍惜和善待之时,它们的表情是愉悦的。而当食物不被善待之时,它们的表情是痛苦的。

我见到过丢在食堂垃圾桶里的馒头,简直沦落成沮丧的流浪汉。那些馒头,有的被咬过一两口,有的还是整个儿的。它们乱七八糟地滚落着,浑身沾满了污物。有一次,我回头瞥了一眼垃圾桶,看到一只馒头正面目狰狞地朝向我。我心里一惊,同样是雪白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,它们不仅没有被奉为过年时的吉祥之物,反而沦落为垃圾。面对如此悲惨的命运,它们不满,面目狰狞地抗争。

食物真的是有表情的,我确信。每一粒粮食都是天地精华,它们经过了无数的风雨才修成正果,成为一粒颗粒饱满的粮食。有些粮食被懂它的人珍爱,最终变成美味,完成了生命意义的升华。每一粒粮食都希望被人珍惜,以便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量,可遇上不懂珍惜的人,它们在劫难逃。所以,它们的表情是悲苦的。

如果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,凡是被善待的食物,总会眉目清爽地登上餐桌,它们的表情格外愉快。我们怀着愉悦之心吃下这样的食物,会觉得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和谐。而不被善待的食物,表情是丑陋和愁苦的,它们的味道也不会很好。

清代的袁枚,是才子,也是吃货,他吃出了品味,也吃出了境界。袁枚追求色香味俱全,他在《品味》一诗中写道:“平生品味似评诗,别有酸咸世不知。第一要看色香好,明珠仙露上盘时。”像袁枚这样珍视食物的人,做出来的美食,表情一定是和颜悦色,赏心悦目。

朋友的儿子上初中,学习不好,唯有对美食制作感兴趣,假期偷偷去跟人学了面点。有一次,他睡醒后兴致勃勃地对他妈妈说:“我梦到我做的那些面点,都变成活的了,鱼能游了,兔子能跑了,还有我捏的小人儿能帮我干活呢……”他妈妈一直反对他学厨师,便说:“我看你是小时候看《田螺姑娘》看多了!”

他妈妈把这件事跟我说了,我说:“你儿子是有慧根的,将来让他学厨师吧!”孩子不一定非要学习好,他做一件事,能够投入感情,能带着感情看待食物,说明他珍爱食物,也会善待食物。在我看来,这样的人说不定能成大家呢!就像日本直木奖得主杉森久英《皇室料理番》中主角笃藏所说:“怎么能把我当个普通的厨师!我倾注了热情、气魄与美的菜肴,绝不逊于美术馆里的艺术品。”

食物是有表情的,也是有情感的。食物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,彼此善待,彼此依赖,彼此成就,抵达和谐之境。

快回家。

一唱摄

馥郁书香

美好新年

□ 汪亭

倚靠着十二月的门槛
翘首以盼你的光临
问候隆冬的落叶
打听你沿途的消息

春秋更替
最守时的是你
把明天崭新铺展
将昨日悄悄隐匿

新的一年
日子从蜜罐里舀出
曾经的忧伤已经沉淀
每一天都品尝甜意

新的一年
阳光沾满祝福洒向万家
一切的美好全部呈现
所有阴霾随风而逝

口颐之福

藕汤香暖

□ 刘峰

进入腊月,千里之外的我,又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一句“藕汤已煨在灶里,只等你回家喝”,让人霎时心窝一暖,眼眶噙满泪水。窗外寒风萧萧,白雪飘飘,我仿佛又闻到了一缕缕诱人的藕汤香味……

对于藕汤,一个爱喝,一个爱做,这是我与母亲多少年来的秘密!

这一切,缘于我对藕汤有一种特殊的情结。20世纪80年代,在我十二岁时,父亲患病走了,丢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相依为命,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母亲的肩头。她起早贪黑,整天在田地菜园干活,用辛苦挣来的钱供我们读书。那时村里大多数人家生活条件艰苦,一年到头,除了过年、家里来贵客,很难吃上肉。那时我正在长身体,总盼望开点荤,当闻到村里人家飘来肉香,我就流口水,迈不开脚步。

一日晌午,母亲看见我站在一户人家门口一动不动,不停地耸鼻子。原来,这家人正在煨汤。见到这个情形,她难过地低下头流着眼泪走开了。令我意想不到的,是当日傍晚,当我放学回家,一进灶房,竟看见了篮子里卧着一小堆利好的猪排和一枝白嫩的湖藕,我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。看情形,今晚要煨汤,有肉吃了。

果不其然,吃完晚饭后,母亲让我们做作业,自己却从门前稻坪抱进一捆棉梗,开始在灶房里忙。我忍不住偷看,只见母亲麻利地将排骨洗净,焯了水,在油锅里不停地爆炒,屋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好闻的肉香;接下来,她在肉锅里添了水、加了盐,丢入切好的藕块、姜块,然后用大火将汤煮沸,最后舀入瓦罐,准备进入最后一道工序:煨汤!

此时,灶里的灰烬一片通红,仿佛西天的绯霞,映照著母亲汗涔涔的脸庞。只见母亲移开砂锅,用火钳在灰烬里掏出一个小坑,将汤罐坐进坑里,然后将灰烬捂上,把砂锅还原。棉梗燃烧后留下的灰烬温度高,有一种特有的芳香,能持续加热一个晚上,是煨汤的上等燃料。

当夜深人静,那汤味从灶里弥漫出来,一直浸到我的梦里,是那样的香甜!

等我们清早起床,母亲已将汤罐从灶里取出来。揭开罐盖,只见汤汁白稠稠,表面浮着一层清亮亮的油。见我们一副副馋样子,母亲飞快地在汤里调入了胡椒、味精、葱花、酱油,连汤带藕块、排骨一起舀在一只只碗里,用嘴轻轻吹着,一一端至我们面前。“小心烫着!”母亲刚要嘱咐,可我已急不可耐地喝了一口,烫得咧大嘴只吐舌头,惹得一家人笑了起来。看见母亲难得的一笑,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

藕粉红,排骨烂,汤汁浓,一碗碗汤很快底儿朝天!

然而此时,母亲却不让我们喝了。我们还不满足,真想将一罐汤喝个净净光光。母亲不让我们喝,有点“三碗不过岗”的味道,她爱怜地说道:“我这是为你们的身體着想,你们一个个平时很少沾荤油,这时候汤喝多了,肠胃消化不了,会闹肚子的。剩下的汤我给你们留着,细水长流,慢慢喝!”我们听了一齐点点头,抹了抹嘴,快乐地上学去了。

当放学后,我们到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汤罐,却发现藕汤跟我们中午离开时一样多,根本没有动。原来,母亲为了我们一点也舍不得喝呀!那一刻,我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。

在母亲的辛勤养育之下,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。后来,我走出了乡关,来到城里工作,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了。在走南闯北的日子,我尝到了人间诸多美味,可过后仔细一比较,还是觉得母亲煨的藕汤最好喝。

为此,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母亲的藕汤如此令人难忘、回味无穷?慢慢地,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才知道:母亲早已在我的味蕾植入了一种难忘难舍的人间至味,在她亲手煨的汤里添加了一道岁月所恩赐的最为珍贵的养分,它就是母爱!

——只为这一缕缕香、一缕缕暖、一缕缕母爱,我要尽快飞回故乡,回到母亲身旁!



锦绣家园。李昊天 摄

百姓记事

每次,家族里有新成员出生加入,大家都会为其起名字而全员总动员起来,头脑风暴,发散思维,毕竟要取一个响亮好听的名字可不简单。

以我女儿为例。因为我妻子是广东人,我们全家都在广州生活,平时都以粤语交流。所以,孩子的名字,得兼顾到粤语、普通话还有家乡方言的发音与涵义,务求在三方面都有好的意思和发音。同时,从我们自身经验出发,觉得孩子的名字一定不能多过笔画,尽量避免生僻字,以免将来读书时候麻烦,就算被罚抄名字也可以少抄一点。而且名字一定不能让同学们容易产生谐音,取一些奇怪滑稽的外号或花名,杜绝此类联想。

中国人起名多跟随父系,定下起名的前提。而乡村的起名流程更加复杂。乡下起名,有字辈一说。一代人称为一辈,同一个姓为一个宗社,社里有字辈诗,有四言、五言、七言或八言,多是些吉祥如意、寓意美好的字

眼,譬如“诗书启秀,和则致祥。”“雅儒崇善庆,俊秀守纯全。”等等,父辈用上一个字,子辈就延续用下一个字。乡人一听你的姓名,就能大概猜出你的乡社、辈分等。传言旧时起名,因为人丁众多,都用同一个字辈,好听的字来来去去就几个,所以常会重名,想好名字的人家得把新生儿的名字写在红纸上,然后贴到祠堂的告示栏前,如果一个星期内没有人把红纸撕掉或撕下来,这个名字就代表没有与其他人相冲相撞,就能用,反之则得重新再取。还有一种为讳长者,与家族中长辈同音谐音的字多不能用,避免将来称呼上的尴尬。

家乡宗社里传下来的字辈诗,如今的人们觉得过于古板与老气,已不太常用传下来的字。但在我们家族内部,还是有一个传统,就是会让同辈共用一个字。一般是这代人那一户先生了孩子,定下一个字,同一辈后出生的孩子就会跟着用这个字,有时会分男孩女孩不同,

□ 黄超朋

采用不同的字,也务求能异字同音,让别人一听就明白是堂兄弟姐妹,是一家人。大家集思广益,年轻人喜欢新潮又带点文艺气质的名字,爱模仿时下的偶像明星,或取电视剧中的主角名字;老人们则会提出风水命理之说,要求查下孩子的生辰八字,看是否缺五行,缺水的加水旁,缺木的加木旁。无形间又产生另一轮择名难题。封建时代,除了上述“家讳”“族讳”难题,还有避“国讳”“圣人讳”等等,更是难上加难。

绞尽脑汁,终于把孩子的大名定下。去网上一查,竟惊奇地发现他们这一辈的孩子名字大同小异,与孩子同名的一搜一大把。导致有的家长不得不剑走偏锋,取四字姓名,或干脆选用生僻难字,务求与众不同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取名爱好与时尚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印记,一窝蜂地寻找好听好写,真是不同的时代有着同样的起名难题啊。不过,这是一个甜蜜又幸福的烦恼。